

铁建故事

五苇场的守望

刘 静 牟馨馨

“淹没”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芦苇荡里的五苇场站,是中铁十四局和若铁路工程建设线上的一个小小的机车交汇站。这里无水、无路、无电,夏季气温最高45℃,冬季最低零下30℃,常年黄沙漫天,方圆200多公里没有人烟,手机信号时有时无。

没有站台,没有站房,只有孤零零的三间板房,一间值班室,一间寝室,一间厨房,在这里,张大平和4名工友守望着往来的机车,随时等待着远方调度中心发来指令,及时准确地将铁路道岔扳放到需要的股道上,他们守护着一列列车沿着正确的方向安全驶过,将施工物资运送到各个施工点。

开锁、拔锁销、提手柄、扳道、加锁……每天六七趟工程列车往返,他们分工合作,24小时值守。线上交叉作业频繁,封锁施工多,哪里有封锁施工,哪里有点外施工,哪里有临近施工,他们都一清二楚。

“别看站小,责任可不小。我们的工作看起来简单,但关系着机车的行车安全和沿线各单位施工工友们的安全,每个环节都不能犯迷糊。”已参加过十多项铁路工程建设的值班员张大平说,不管是冻得发抖,还是晒得冒汗,或是被砂石打脸,被蚊虫叮咬,他们都要时刻绷紧神经,丝毫不敢懈怠大意。

“我手机没信号了,看看你们还有不!”“有了!有了!这里找到一格信号。”呼啸的风沙中,值班员乔红凯将手机举过头顶,大声喊道:“报告指挥中心,我是五苇场,这里在刮沙尘暴,能见度不到10米,建议马上停止发车……”

“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进入春季,当地沙尘暴异常频繁,刮起来短则几个小时,长则几天,让小站的通讯变得比以往更加困难。

“我们就是这沙漠里指挥机车前行的信号灯,如果灯灭了,火车就不能开,钢轨、道砟就没法运到前方去,会耽误工期。”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工友们想方设法寻找通讯信号,尽可能地与调度室随时保持联系,让五苇场这盏“沙漠之灯”长亮不熄。

“室内接收不到信号,我们就在室外办公。”张大平指着板房外的一张双层床,上铺挂着棉质门帘,床前的办公桌上放着对讲机。天气条件差的时候,无论白天黑夜,他们都守在对讲机旁,时刻准备执行调度室发出的指令。在冬天,即使穿着棉鞋、棉大衣还是冻得不行,他们只能不停地跺脚取暖。

大自然的威力让人震撼,在严重的沙尘暴影响下,不仅所有的交通、通讯可能中断,还会让五苇场在铺天盖地的黄沙中“消失”。

“说不害怕是假的,但我们知道,领导同事们肯定比我们更着急。”张大平说。尤其是在5月份,大大小小的沙尘暴是“家常便饭”,工友“失联”也时有发生,一旦超过几个小时联系不上,就算风沙再大,领导同事们也一定会克服重重困难来找他们。

沙漠无人区资源匮乏,水、食品等一切物资都要依靠火车由若羌铺轨基地运送过来。大家惜水如金,在满足饮用需要的前提下,自觉地减少用水量。

“衣服我们都尽量不洗或者少洗,洗脸、洗头、洗澡也都是能省就省。”今年36岁的周建朝是工友们的“小老弟”,他展示着自己满是油渍、沙尘的衣服说,“不过,在这里衣服洗了也白洗,还没等晾干就全是沙子了。”

“短点,再短点。”“干脆剃个光头,更省水了。”沙漠里理发困难,张大平就把自己的理发工具拿到了工地,闲暇时间,工友们都练就了理发手艺,互相帮忙解决“头等大事”。

因为周边芦苇密布,且临近工程线,防火尤为重要。大门铁栅栏处的一台发电机承担起所有的工作及生活用电。“中午炒两个菜,早上、晚上就简单下个面条。夜里值班人员饿了,就吃个泡面。”午饭时间,擅长厨艺的老大哥赵汉增负责掌勺,不一会儿,两菜一汤上桌,大家围坐在一起吃饭。

“别看这是无人区,我们吃的肉、菜、蛋,还有米、面、油啥的从来没断过,吃的都很新鲜健康。”赵汉增笑着说,“基地的同事两天给我们送一次吃的用的,生活上都不用发愁。”

相比生活条件的艰苦,内心的孤独和寂寞是对人更大的考验,沙漠里没有人烟,却偶尔会有野生动物光顾。“有一次,来了只狐狸,幸好有院子有栅栏围着,想想都疼人。”身材魁梧的赵广品曾跟狐狸面对面僵持了半个多小时。

为了给大家壮胆,他们托基地的同事抱来一只小狗,既可以吓退狐狸,也能给枯燥的生活解解闷。

“每天最盼着基地的同事们过来,可以和他们聊聊天,听他们说些新鲜事。”大家都兴奋地围在一起说说笑笑,“在这里,见个陌生面孔就跟过生日一样,可高兴了!”

现在施工到了冲刺阶段,五苇场热闹了起来,大家比以往更忙碌。每天都要过几趟车,大家谁值班谁就给列车乘务人员做饭,短时间停车时把饭菜送到车上,给冷清的小站增添了许多生机。

像五苇场这样的小站,在中铁十四局和若铁路项目沿线有12个,站上工友们忍受着孤独和寂寞,对抗着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靠手机传递着对家人的思念,坚守在两条铁轨旁,守望着一列列车的前进。

作者单位:中铁十四局五公司



沙漠之舟

郭宝琳 摄

岁月留痕

一只小闹钟

吴仕岩



这是40多年前发生在铁道兵部队里的一件真人真事。在旁人眼里,这件事可能小得微不足道,但它却一直刻印在我内心深处,久久不能忘怀。

1980年初春,我刚满19岁。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铁道兵开始整编,我所在的原铁道兵64团被撤销。当时,我是64团政治处宣传股的电影放映员兼团部的广播员,负责播放军号,跟着宣传股的干事们采访基层连队写报道。同时,我还负责看管宣传股的仓库,里面保存着各种图书、文件档案以及团政治处一些值钱的、稀罕的物品。我每天清晨都要比大家早起半小时播放起床号,于是,我在床头摆了一个上海制造的小闹钟,铜制材料,做工精致且走时准确,它发出的闹铃声清脆悦耳。我对它也有独“钟”,几乎每天都要仔细地用细布擦拭一遍,有时还用干毛笔清理细微处,再打上一层薄薄的缝纫机油。当时我想:等我有钱了,一定要买一个一样的小闹钟,等结婚成家了就摆放在自家的床头。

部队的整编命令下达后,师里派下一个善后工作小组,组长的名字叫王家来,是师群工科副科长。他带着师电影队战士潘小敏一起找到我,认真地对我说:“小吴,这次部队整编,时间短、任务重,师里派来的人手有限,你虽然是宣

传股年龄最小的兵,但你是刚被批准的预备党员,你要认真地把团政治处物品做好清点,登记造册,我们到时候按你登记的物品清单接收。”随即他画了一个表样,让我照着画表登记。我把王副科长交代的工作向主持宣传股工作的副股长冯心愈作了汇报,我当时的小心思是:留下一些股里官兵调到其他部队后需要用的物品,不做登记。冯副股长严肃地说:“小吴,你要站好在64团的最后一班岗,认真清点登记,争取一件不少。”我知道他刚从仓库里借了一套新采购的小说,肯定没看完,顺口就问:“连图书也要登记吗?”冯副股长干脆地说:“登记,我这里的书到交仓库时你来拿走。”

按照上级的指示,我废寝忘食地忙碌了五六天,才把移交清单搞定。交接的头天晚上,我对着桌上的小闹钟想,只要不把它写进移交的表格中,就可以带着它去其他部队了。那天晚上,我居然鬼使神差地失眠了,脑子里全是那只小闹钟,直到第二天清晨它那动听的旋律响起,我才在梦中惊醒!物品移交过程非常简单,王副科长让电影组的十几个战士把物品打包装车,随后从我手里接过移交清单往包里一塞就准备上车走人。我急忙拉住他说:“还有一个小闹钟在我床头桌上,我去取来。”等我把小闹钟交到他人手上时,他看着

我依依不舍的样子说:“这个你留下做个纪念吧,你虽然调到其他部队了,但还在这个师里,拿着用没关系的。”我说:“已经把它写在移交表里了,第1818项。”

王副科长犹豫了一下说:“你这小子是块好料!”望着远去的卡车,我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总算把这项繁重的任务完成了。

1983年,我从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原铁道兵第11师55团4营15连任见习技术员。一天,突然接到营部通知,说上级调我到师部组织科任干事。这让我一头雾水,一个学工科的基层见习技术员去师部组织科工作?到师部报到后我才知道,铁13师与铁11师合并后,王家来科长和原64团宣传股魏远孟股长都在11师政治部工作。听说我来报到了,王家来高兴得合不拢嘴,连声说:“小吴不错!小吴真不错……”

时光荏苒,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那只闹钟,脑海里就会泛起涟漪。铁道兵精神,其实就体现在铁道兵前辈们的每一个小节之中。铁道兵部队是我的大学,铁道兵部队的首长是我的恩师,是他们教会了我在日后走上重要领导岗位后,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去思考和处理重大问题。

作者单位:中铁地产

大路歌合

缝纫机

申香梅

老家的那台缝纫机
已有多时没再响起
那随心动转的针脚
满载我童年的记忆

老家的那台缝纫机
仿佛又在耳边响起
那轻盈的哒哒声音
正是我前进的步履

老家的那台缝纫机
我知道你给我勇气
让我踏着你的脚步
伴随着时代走下去

老家的那台缝纫机
让我懂得生命意义
用我那颗最初的心
爱着你的生生不息

作者单位:中国铁建东北区域总部

戈壁军魂

刘钰晶

黄沙戈壁漫无边,
荆野满途步履艰。
连日狂风袭大漠,
常逢流沙车马陷。
朝凭壮志拒日烈,
夜视星河梦故湾。
铁旅豪情终不负,
荒沙处处坦途见。

作者单位:中铁十四局三公司

钢筋铁骨

作者单位:中铁长安重工 兴安 摄

